



書頭

莊子

八



庶居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八

庸齋林希逸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
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
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
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

超然司馬下猶悵然也

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自上之質若亡其一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攀引于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目者凝然上視而目不暇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難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

山谷書幽芳亭云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

音義金版繪云藏金匱也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非合法故借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郵若失即闕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叟奉

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鼯之逕踰位其空聞人足音蹵

陸云虛空即空谷也

鼪鼯屬鼯音由鼠屬善旋

扁云聲咳聲效之聲小曰聲大曰咳

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為太史令辨文記石室金匱之書注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金版六毀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橫六毀為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毀之說為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鼪鼯之徑柱塞也音即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

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譬效喉中之聲也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粟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焉不可以爲長居

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始不成凡成羨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

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鎗壇之官無戡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實與擯同乘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者同也登高不為長居

下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同而為一也為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為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為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為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闢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與騎卒也麗譙

左傳桓公五年鄭子元春公為魚麗之陣先備後伍承

孫健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
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
兵偏之隙而彌縫關偏也五
人爲伍
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
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下句唯
心造

官樓之門也錫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
必於路寢此言官之內也其意蓋曰君之
用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戎兵騎
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
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
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
得此下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
巧而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
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其土地以快
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勝
爲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
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爲得失故曰不
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加此而爲勝何以爲
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
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
而與物無所撓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

不爭而善勝則民脫於死各
得其生又何傷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

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
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無所問陰適遇牧馬童子問塗
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
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其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
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

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
 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六合之外
 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
 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
 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
 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疏云大隗大道廣大而隗然
 空寂也

上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關滑
 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為大
 道之隗然者亦譬說也稽目也乘自者
 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
 物則有自辭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
 為六合之外意謂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
 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
 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群
 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
 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
 之意天師者言天人
 可以為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
 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
 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
 百種變換

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棘也說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為喜故一旦無之則不樂此為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圖於物

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與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士而為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祿為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而為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奮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

意於聲色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為外飾也貴際以交際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為重也

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勸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賈之事也

比和樂也且暮之業以積取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加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充則誇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誇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旦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自儆儆者曰執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

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也。多是從史、丰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既，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遭時有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出，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使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

沮洳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及者，猶釋氏言阿耨自照也。 莊子曰

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

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
 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
 君已且若是者邪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楊朱也乘公孫龍也儒墨楊乘與惠子為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鑿鼎夏熱之時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若難

冬至地雷復
 夏至天風姤



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官之應角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目擊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絃鼓官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此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知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首為音故目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亦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

今夫儒墨揚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
 曰齊人躡于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其
 求鈞鐘也以束縛其末唐子也而未始出
 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閻者夜半於
 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閻未始離於岑而足
 以造於怨也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
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
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為是也躡音擲的
說文云住足也躡而不能行之于曰躡于

齊人以其躡子而謂之宋謂其可以完閻
 也完閻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
 為是矣然而求致鈞鐘乃知束縛而愛護
 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為
 是鈞鐘小鐘也唐亡也子亡在死而只求
 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惑
 此又論是句不與上躡子之意相關遺
 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揚
 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堯
 言若是者邪然不綯於怨也之下而先結
 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躡
 閻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
 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
 濟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
 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
 也躡住足也病足而為閻者故曰躡閻忘

前漢書列傳三十五東方朔傳有與幸倡郭舍人爭辨之數件

漢書音義云服處云優人古之善墜擊者施廣領大袖以何陰而領袖不汚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使匠石揮斤斲之○優音溫郢人作優人

恩之闔是夜固不自知且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闔時彼亦自以爲是也九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惠子好辯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可遷曉者以因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

漫文粹陰也

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

質自泥也以自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

以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

以窮之惠子既死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

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

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絮廉善士也其於

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適終身不
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
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上也忘而下畔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入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入者也其於
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

朋可

屬國也國也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
也也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二忘者
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
離也以德分人猶自德乃降黎民懷也以
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
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
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
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

吳王浮于江登

乎但之山焉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
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攬撿見巧乎王王射
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疏云山多猕猴故曰狙山向
怖懼也深藪林叢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鉏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委蛇攪作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鉏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夫樂繫於自若也辭顯退而就羣也此為矜能操術者之諭南伯子綦隱穴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

夫于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物之尤也言人自物之中為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

設案云杜牧阿房宮賦結評
本此歎

疏楚白公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基白公曰召市南熊宜勇士也為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以劍刺之宜僚勇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

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且實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且加進遂至今且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且遠矣遠者道愈高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

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

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
天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
天地然矣。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
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
不摩，大人之誠。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
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
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
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
而耳寢，無作為意也。汝二人皆能為無為
之為，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知此長
喙也。宜僚叔故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
寓言於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

已者也在。造物之上者，與人為者不同。故
曰：德不能同。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
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辭矣。故曰
：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賢不聚者
：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
不以多言為能，况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
足以為大。而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
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
易已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
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
為祥？九方歎曰：柶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
：奚若？曰：柶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

音義云：九方歎，善相馬人。淮
南子作九方臯。
瞿然，曉云：驚喜。負文粹云：喜
見。

索然文粹卷下良

二族父母妻說也

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
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
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
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
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
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

方壺云天乃以世俗之禍償
之何邪
設案云世俗之福者天償于
人者也今子綦償去而無天
之債物也子未償也

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
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
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
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債焉凡有
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
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
則之則易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齋適當渠

樂無爲而無福則償債也

公之街然終身食肉而終酒肉入於鼻口而末知其何所
 也矣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
 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
 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
 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
 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
 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爲之言
 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
 謀不與之爲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
 不未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
 與之爲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爲
 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割之中
 有此世俗之償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
 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

文粹云畜々然師愛勤勞之

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爲關者也此
 一段又言入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
 命也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
 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
 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
 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
 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
 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

薄結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則親利也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
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
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
外有為之為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
此仁義之名以為無故曰假夫禽貪者器
規割也一規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
斷割以此而利天下則其淳朴自然之質
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於賢者之上
也必出於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
下者反以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賊天下也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
 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
 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
 鼓譬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
 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着勢利之人也疏鬣豕之毛也奎蹄者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日斗折也必古有此語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圃其心於富貴之間而

開元遺事云揚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彥者陝州人也力學有文名志氣高天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承命備謁國忠可圖顯榮家曰爾輩以謂揚公之勢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見乃水山也或皎白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入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

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僂而自若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歸之反為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啟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是以神人思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乘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自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

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
利自害也抱德煖和養其德而不露也
煖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
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
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
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
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
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死未
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心與其耳自皆
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自視自以
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
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
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也若得若失其
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

如何生而日得亦可死而日得亦可藥也其

實董也桔梗也雞壘也禾零也是時爲帝

者也可勝言董川鳥也雞壘雞頭也禾

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爲帝其他爲臣謂
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
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得時而
用則爲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
奇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
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
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

文辭云姓文名種字少禽越
大夫佐勾踐而或與復之功

字彙云鳴音答一名隻孤豈無所見夜出飛

也悲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下時也鳴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性也鶴脰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亦始以為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也而我無所攪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與日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失也故水

文粹云物守物者磁石吸鐵狸犬守鼠陽燧所火方諸取水之類也

之守上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守物也審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物如木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行審不可中蟠字易之故目之於明也始耳之於聰也始心之於殫也始凡能其於府也始始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胸臆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

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其成則不及改矣茲萃愈多也茲與滋同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爲身之害而個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以爲已寶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故足之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火雖火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

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

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蹶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特吾之所知而待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知大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替之大定持之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大一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

玉屑十七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文鑑詩天向一中分造化入於心上起經綸名義集云聲曰縱任無礙塵

累不能拘解脫也什曰亦名
三昧名神足巨細相客變化
隨意於法自在解脫無礙故
名解脫

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大虛也大
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
實之理也替者决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
疑可决矣大定物物之定理也持綵持也
綵天下之物者
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大循有照真有樞始
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
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凡事至盡處便見天命故
日盡有天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
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
循有照真真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
謂主張細維是者也故曰真有樞無物之
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
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

自然之理也日天日照日樞日彼雖可解
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
知可解也惟其以不可知為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
崖而不可以無崖謂滑有實古今不代而
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
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
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
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際不
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也
頭頤頤也流
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擬摸也不可擬
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頭滑有實
從古至今只是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

傳燈第十一日趙州問南泉
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
道師曰還可趣向否曰擬向
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
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
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
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靡
不遍豈可強是非耶師言下悟

之不可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
而不可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為一項大
議論乎揚摧提撥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
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
疑乎故曰奚惑然焉以此不疑之理而解
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
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
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
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
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
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
為者邪曰冬則揭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也夫夷節已不
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
入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
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
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

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爵嘗薦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

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顧迷富貴之交堅固不離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為善乃相率以為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以道也此句自得姓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驟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王化

事苑云雪山有中名曰肥膩
牛吞食者純得醍醐白牛乳
味醇味生蘊味熟稱味變為
醍醐味說文醍醐酪之精者
也

尊為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
物也與之為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
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
之通而保己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
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
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
立而使入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
下句倒卞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
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
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間暇殊不容九
焉故曰而一聞其所施此言其在於人
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
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若
夷節者言夷節傳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
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

之意也父子之宜彼
其乎歸居是下句
聖人達綢繆周盡

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不己之意下體者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
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
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
性也性自然者也搖作即動用也動用作
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
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
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
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

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
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
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
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
字始若知其所以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
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
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
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

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

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分別
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
終無己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
人之好我也亦無己此自然之理也故曰
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
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
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
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
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冉相氏
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

音義暢然喜悅自稱令也

時氏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猶合此之昔日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況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懸張樂也象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遊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况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為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

善益稷篇祝故笙鏞以間鳥獸論

化言與物俱往也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捨去故負而歸至道也并相氏即古聖人也夫師天

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

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為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為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惟無有為之迹亦併與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溢齊物曰以言其老洎也洎者泥著而滯溺之意也與道為一則心未而自合若未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出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為司御又曰門尹登桓皆是做此詭怪說語傳者輔也言尹輔

湯也湯雖以尹為師而不為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固湯之無為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為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去其各故曰得其隨成焉之司其名言湯無為而尹有為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為之名也
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之名也
此名也贏餘也剝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輕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為二也有心於為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為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懸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為伊尹之事也此是謙

老子之語見老子經昔之得
一章第三十九

悔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命
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日而除去之
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
歲此一旬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
外之名因內而無內則無外矣故曰魏
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魏
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入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
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
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
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

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
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
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
君求其道而已矣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
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
城築之所殺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
以為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

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
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者一伐字
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
道則辨與無不言矣故曰君未其道而已
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
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
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
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
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
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
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
無辯客出而君恂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
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呖而已
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呖也

音血也此一極好惠子聞
華子有末道之說故

言云嗚管聲呖呖然如風過也

文粹云人迹所及為通達謂
今四海之內
杜詩全集卷之一同諸公登
慈恩寺塔詩云秦山忽破碎
溼漉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
能辨皇州

鷲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
之喻似若在虛空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人之故
曰請為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
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微
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矧杜子美曰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即此意也以中
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
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也於所都之中
而未王之則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
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
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倘然若有亡者
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
有窳比之簫箏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
嗚然之聲若以劍首而吹則一吹而已豈
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
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
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糶也何為者邪仲尼
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
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左
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而往召之孔子
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
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

獲人文粹云髮亂不整兒

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
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
視之其室虛矣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
其屋極而望人也稷人紛々也聖人僕者
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
畔鄰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
鎮逃名也泥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
於市廛也言此人必顯市南宜僚之徒宜
僚姓能處於市南楚人也
必知之者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何以
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
恐天子言之楚王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

方壺云鹵莽土塊大而草根
盛也滅裂滅善類而膚弊也

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不
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
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
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
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
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
為性萑葦蕪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稜說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

癰飽食也以衆為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夔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性猶蔽翳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薰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為之蔽塞及其甚也漸之拔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為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少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

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以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

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

為盜莫為殺一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乎或為殺一人乎莫為言莫是如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嘗為國好象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賢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

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

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

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夫

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

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

人一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在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為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其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不量人之力量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

罪其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安得不為乎
出政令一日偽於一日上民安得不為乎
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
及必以欺應之趨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
之是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
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
句意易明亦文法也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
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
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年六十而六十
見勝如年也然安知六十歲萬物有乎
之是便為是耶此一則話也
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

子曰賜女以予為多學而識
之者對曰然非與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取不知
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
逃此所謂然與然乎其生也必有根其出
之取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
而不知其所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大惑之
人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而不知之知
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
何逃得然與然乎者疑辭也謂之然與而
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
也見衛靈公篇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稀
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

田獵畢也。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弔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弊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

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

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吞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大弔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弊者執其臂見之弊而靈公使入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人犬豕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
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為靈公所託也馮也馮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

也
文粹選稿也子孫不足憑籍

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
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
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
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
外人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
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
不私故國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賜故德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

々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
々字如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矧殊面有
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太澤百材皆度觀乎
太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聚其為丘
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各人物雖
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之喻也丘里
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萬物
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物々各具一理也
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
同以為異世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
為同也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
并而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

老子經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
淮南子淮南塞翁失馬人弔之塞翁曰非知不為禍數月其馬歸人賀之詰知不為福其子乘果墜折臂

不執者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人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胃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拒也不執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爲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爲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兮流行自然也吉內福禍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爲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此譬也譬如大

澤之中萬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壤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下一山初何分別此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舍異以爲同也
大公謂曰不然今詰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

約也約言乏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也余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爲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得此哉狗馬不可爲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爲此辨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

聚散以成此各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連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

之意但換下二字文法也自欲惡而後至於
 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
 件之可見非唯可言亦可畫也隨其時序
 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
 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為通終而
 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
 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
 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
 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
 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
 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
 或使一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

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

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夫至於不

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

過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

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真之中
 初無主宰皆偶然然或使者有主宰無非
 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居之是也正於
 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
 者孰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
 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
 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
 不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
 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所欲

有節病者以節義節操為已
有而立一節之病也又有之
上之一節為此病

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
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
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也
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
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
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
言之愈疏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
以可之是實也莫為則虛者謂
冥冥之中本無所至是虛也既有實則與
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
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
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
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
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

於言則去道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

生非遠也理不可觀忌者禁也未生之初
不欲不生既生而死

豈可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
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

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若以為或之使若以為莫
之為則世之疑情方假此

而起又安得為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
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
未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
而觀之已見其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

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或使莫為
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之為名承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
夫胡為於大方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
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
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
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
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
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
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一者之言皆為
假物而在知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下
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語却別

說兩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
又妙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
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同乎此言也但

謂之曰言亦可盡道終日言而盡道亦自不妨故
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
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
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盡
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
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
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
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女暫
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為法王
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

楞嚴經第四對富樓那說法
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
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

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譬如琴瑟笙簧，琵琶

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及與眾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救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由不勤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火為足。注曰：大集經云：閻浮所有色像，大海皆有。中又論佛如來法，自性海普現一切妙用之光也。

下觀者或以爲定

通鑑綱目三十五正編陳大建四年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歸兵
外兵事曰：云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後取間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使拘陳，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珽提髮求髮，光服女，不許齊主。賜提髮，晉陽田光言於朝曰：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紉事却併，紉此田神女，以來當種禾，銅馬以擬冠，獻今賜提髮，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光后，無寵珽因而問之。周章孝寬奏為詔，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木不扶自舉。令讓傳之於鄭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斃否若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與陸令章因解之曰：百升者解也。有老公謂珽斃否若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也大將，明日聲震關西，豐樂威行。

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在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外物身外之事

方盡，三長公周靈王時被放歸蜀，劉陽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人。

左傳：襄公三年，傳六月，癸卯，周人殺其弘。資治通鑑正編十八：晉愍帝建興四年，自云：唐昭王辱，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冒矢，鏃，四方列日。北征，以漕運，稽顙，斬督運，今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一文餘，而

也是未在外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紉事却併，紉此田神女，以來當種禾，銅馬以擬冠，獻今賜提髮，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光后，無寵珽因而問之。周章孝寬奏為詔，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木不扶自舉。令讓傳之於鄭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斃否若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與陸令章因解之曰：百升者解也。有老公謂珽斃否若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也大將，明日聲震關西，豐樂威行。

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

突厥女劍律為皇后男尚公

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壽長壽以為不可事遂

寢舍丞相府佐封士讓容啓

曰光前西討還偏帝城將行

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

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

突告之突請遣使賜以駿馬

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

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

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

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

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於地

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

其謀反并殺其一子○集覽

曰明月斛律光字豐樂光次

子名羨字豐樂

家語曾子芸瓜誤斬其根曾皆怒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為糲孔子因告門弟子曰參米

忽納之曾子使人請孔子孔子曰舜之事瞽叟得小楸則受大杖則走今參事又委身以待暴

怒身死陷父不義不孝孰大焉

火乃焚大槐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與金相

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絃火

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石

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

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池

論蕭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

為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

逃墮音陳又音惇又音轉不得成心若

縣於天地之間慰啓音厭又音昏沉屯張倫利

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

孟子萬章上不以辟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在孟子子况論篇老槐生灰欠血為憐人不怪

容齋隨筆曰傳記所載曾子大杖化地孔子以勿納戒之事予切疑死此事始戰國時學者妄

為之辭

於是乎有債音然然而道盡甚憂者極憂也

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

即此意墮惇者林慟不自安之意不得成

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繁縛自苦也慰啓鬱

悶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胸中

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

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

山谷詩龜以靈故焚雉以交

故繫本心如日月利欲貪之

既後生玩萃藻照影終沒世

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慾

蝕之既正用此意償然若弛然而自放也

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眾人狃於

要得八紘繩以遊獵衆智

莊子卷八

四

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貨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

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

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謂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鱗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任

公子為大鈎巨網五十牯以為餌躡乎會

稽投竿東海且久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鈎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

莊子卷八

四

文粹者魚猶言雷魚

白波卷山海水震蕩聲俾鬼神憚赫千里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
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
瀆守鯢鮪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
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
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網大黑索也倍音界牛也錮與脂同海
水震蕩動亦作聲俾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

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
其聲而懼也厭厭飲而食之也幹才揣量
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
不知異見其小而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
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
鯢鮪小魚也縣令猶今勸示也縣與懸同
飾其辭說干求於上求令其示之令格
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
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
曰俗其不可與經世也儒以詩禮發家太
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々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
 磨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頰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此段蓋喻游說之巧借詩書聖賢
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
自下語上曰解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
下也青々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
布施死何含珠為譏富者也此詩只四句
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按其
鬢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磨以手
按之也頰頰下也控其頰者控開其頰也
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
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
之亦含舌
 老萊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
 詩之意矣

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
 耳視若營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
 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
 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
 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
 不怨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
 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
 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譽

錄音拾玉聲又樂聲

蹇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及無非
復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於介出薪者
新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行趨銷也未微
也言其辭微有倣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
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
當世之患之意躬於汝身矜持之行也容
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
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惟
倖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為一
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
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
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

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略弗
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
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驚以
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
庸人之所為則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民
之行進焉身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
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此形容中民之
為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
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
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離而好動則無非邪
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
之意以躊躇與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
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
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
載焉終於介此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

士子錄

關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入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冷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翼音義鵜鵠一名海河水鳥也漁子膽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鵠其天也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鵠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爲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故曰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

真首義云石頑古通

則有窳時此下數句却滌言世情以實少
人有至智者豈能以下身而勝萬人之謀
鵝鵝之取魚飲澗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
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
害我一人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
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
其小知而任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
善自各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
善矣石與頑同石師頑大之師能教人者
嬰兒之能言不待未師而自能者與能言
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
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真首義致至也本義作至

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塾之致黃泉人尚
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
為用也亦明矣塾掘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
則不可行矣即前謂足也
踐恃其所不踈之意
故曰無用之鬼徐無莊子曰人有能遊且
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
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
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
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
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
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
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
道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
任爲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爲
無流道決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
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爲世俗
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
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
名爲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人之所行則

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
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
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稀韋氏三皇五
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之世而觀
於今且則皆爲波蕩流逐而失其性者矣
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
五帝爲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
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爲是非也
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悞而我之所存者
自在故曰順人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
爲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
我之分此卽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其心
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

扁海顛音戰知香臭也謂審於氣也

轉文原性性也者與生俱生者

不止則跖反女展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
 息其不殷此下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人則顧塞其竇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
 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為真顛真其心
 之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壅人塞竅
 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跖者足所踐之迹
 也我力之見道者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
 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
 形迹則衆害生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
 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
 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
 當其理者豈天斲之不當也天理之
 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

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
 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物慾而自
 蔽惑是塞其實也顧乃也胞有重閥心有天遊室無空
 虛則婦姑勃心無天遊則六鑿相讓太
 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
 名名溢乎暴謀音乎音詿音知出乎爭柴生
 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銚鏹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
 不知其然胞解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重膜包絡此身重閥者空曠也

耕白晉傳成字長虞風格峻
晉惠朝楊駿秉政成數侵
駿弟濟與咸善與之書曰每事欲了癡子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銚扁云音桃田器譚乃豆切擬同除草

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
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發爭鬪也窄小之屋
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
曠之喻心纔散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
必至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
見之而必喜者是其平日耳自窄隘不能
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
地則以為為喜故曰亦神者不勝未嘗於外
則德性自蕩益矣暴急而不自安則名亦
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誠急之意而
後聲譽於智謀之事誠與弦同有爭競之
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
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道遙遊
腹猶果然之果也求象事之皆耳而後分
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
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杜詩卷六宿贊公房詩兩荒
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時至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
人知脩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拔
草木其艸木之得雨而左生植者皆傾倒
過半矣到與倒同子美曰霜倒半池蓮即
此倒字銚鏹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為
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
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左生拔者自拔草
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
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
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
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靜然可以補病
也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皆戕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遠雖然若是勞
者之勢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然靜

音義一作補城
文粹皆音自

楊子孝至篇云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

書無逸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薪拾木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解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音音翦滅音滅皆滅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遠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遠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胃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非佚者之所猶自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聖人之所以驕自改天下神逸之所也

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驕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驕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

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

人毀而死者半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誠與駁同聖人以亡義

而治天下是驕之也神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以盛德而驕世聖人則無此矣小人則以聲名而驕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以管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堯與許出天下許由逃之猶今日官真也

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

疏云筌魚筍也以行爲之故
字又從艸又香草也可
以筌置香草於柴木蘆葦
之中以取魚蹄兔且也以繫
兔脚故曰蹄

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甲徒狄因以蹄

河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

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

諸侯但以其苦隱之而已自可笑三年

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筌者所以

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夫忘言之人而興之言哉上面既說盡却以筌蹄之語

諷刺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
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
此篇又亦精細在
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雜篇外物卷之八終

